

译者文化身份对中国当代通俗文学译介的影响<sup>\*</sup>

——以《三体Ⅱ》《三体Ⅲ》英译为例

王丹妮 汪世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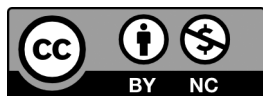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摘 要** | 本文拟从文化离散视角解读《三体Ⅱ·黑暗森林》和《三体Ⅲ·死神永生》中国特色文化部分的英译，对比分析美国译者乔尔·马丁森和华人离散译者刘宇昆的翻译风格，探讨译者文化身份对译介的影响。研究发现，马丁森偏向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以目标受众为核心的翻译理念，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但偶有词不达意的遗憾；刘宇昆倾向于在英语文化中移植进中国文化，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凸显了中国语言的独特魅力。增强华人离散译者群体的身份认同感，是提升中国文学海外接受有效性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更佳路径。

**关键词** | 《三体》英译；译者身份；文化离散；中国文化传播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引言

《三体》是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由《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组成，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作品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第一部 and 第三部由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兼翻译家刘宇昆翻译，其第一部译作获得了第 73 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第二部

由美国译者乔尔·马丁森翻译。《三体》系列含有大量中国文化元素，两位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对中国特色部分的英译也各有千秋。鉴于国内对第一部译文已有较多的研究，本文选择以该系列后两部为例，将中国特色文化部分的英译大致总结为俗语、典故和中国特色文化词汇共三类，据此浅析拥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两位译者在翻译风格上有何差异。

关于译者文化身份的定义，李冰梅指出，“身份”意在研究“谁”究竟“做了什么”。文明时代人的

<sup>\*</sup> 本文为 202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华人离散译者对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20YJA740040）的阶段性成果。

一切活动都与其所处的文化语境相关,其身份有明显的文化标记,也就是他的“文化身份”。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交流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其发生、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留下该活动主要参与者,即译者的文化身份标记,这些带有地域、性别、历史、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特点的标记被写进了译文(李冰梅,2015:111)。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传播分为三种模式,即本土译介、海外华人译介、汉学家译介,其中本土译者对英语文学创作功力欠佳,尤其是对异域读者阅读习惯及文学出版市场缺乏深入了解,很难得到国外行家和读者的认可(吕敏宏,2011:5-6)。相反,海外华人译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就需要提到“离散”一词。“离散”的英文是 *diaspora*,词源始见于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版《旧约全书》第28章,原义指公元前586年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被迫流亡的历史事件(朱敬才,2012:195)。如今,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这个词泛指离开自己的家乡,但仍保有自身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的人(汪金国、王志远,2011:56)。孙艺风提出了文化离散的概念,即离开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异域文化环境里憧憬并审视本土文化,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的同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与杂合。文化离散意味着在遭遇异域文化传统的同时仍保留自身的文化身份。“华人离散译者”就是离开故乡中国到世界各地定居,并从事文化翻译相关工作的一类群体,他们能更好地协调异化与可达性之间的关系(孙艺风,2006:6-9)。

本文将从乔尔·马丁森和刘宇昆的文化身份出发,引入离散的概念,增加译者文化身份的多样性,从微观层面探索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对于翻译方法的选择,分析两位译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解读有何不同以及不足之处。研究译者文化身份对中国当代通俗文学译介的影响,旨在提供增强译介效果的思路与启发,从而推进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 二、《三体Ⅱ》《三体Ⅲ》中国特色文化英译文较析

《三体》三部曲的作者刘慈欣出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三体》第一部开篇就以此为背景,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后两部《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中,刘慈欣也加入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比如在写姓名、称

呼、对话、神态、动作、心理以及景物时使用了一些中国式表达,这是译者在译介过程中需要仔细斟酌的部分,考验译者对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和翻译方法的使用技巧。笔者试图对照分析两部作品里中国特色部分的英译效果,从实践层面动态把握美国译者乔尔·马丁森和华人离散译者刘宇昆的译介过程。

### (一) 俗语

(1) 时光飞逝中,没有沧海桑田的变化,只有金属般永恒的荒漠。

Time sped by, but nothing changed. It remained the eternal, metallic wasteland.

(2) 以前总认为他们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没想到人真的能有这样逼真的幻觉。

He had always thought of them as making mountains out of molehills, but he had never imagined that people could suffer such realistic delusions.

例一中的“沧海桑田”是汉语成语,原意指大海变成桑田,桑田变成大海,后比喻世事变化很大。

“没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指变化较小,“沧海桑田”一词定义了变化的程度,但马丁森在翻译时处理为“nothing changed”,明显是绝对化的,与原文稍有出入。再看例二中的“小题大做”和“故弄玄虚”,分别表示故意夸张和故意玩弄花招使人迷惑。小说中,艾克过去认为心理军官们将“幻觉”描述的过于严重和夸张,现在发现他们所说为实。刘宇昆在处理这两个成语时,采取省译法和对译法,省去“故弄玄虚”(实际上该词在原文中的含义同“小题大做”),并将“小题大做”对应译为喻义相同的英文俗语“making mountains out of molehills”,在保持原文神韵的同时将目标语读者带入他们所熟悉的文化语境当中。

(3) 先说最文的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拉单子,就是把与案子有关的问题列一个单子,单子上的问题越多越好,八竿子刚打着的全列上去……

We'll start with the gentlest one, which happens to be the simplest: The list. That means drawing up a whole list of questions connected to the case……

(4) 如果一个世界都能在弹指一挥间灰飞烟灭,一个人的终结也就应该如露珠滚下草叶般平静淡然。

If a world could turn to dust in the snap of a finger, then the end of a person's life should be as placid and indifferent as a dewdrop rolling off the end of a blade of grass.

例三出自《黑暗森林》，原文讲述拉单子是把和案件有关的问题全部列出来，重点在于后半句“八竿子刚打着的全列上去”。它改自中国的一句俗语“八竿子打不着”，原本形容二者之间关系疏远或毫无关联，说明二者之间关系的同时更强调一种非常疏远甚至毫不相关的程度。小说中将这句俗语反用，表示但凡和案件能沾一点边的问题都要列入单子。马丁森仅用“connect”一词，虽体现了二者的关系，但程度远不及俗语的原意。例四出自刘宇昆翻译的《死神永生》，其中“弹指一挥间”形容时间过得飞快，义同刹那、瞬间。译者在这里直译为“in the snap of a finger”，用一个介词短语表达时间飞快的意味，忠实于原文。

不难看出，在翻译俗语时两位译者都会使用意译法，但相比之下，马丁森更常采用这种方式，在尽量遵循原文意义的基础上，提高目标语读者的可读性，但偶有信息传达不准确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够广泛和深入；刘宇昆则会采用多种翻译方法，比如直译的目的是期望英语读者直观地感受汉语的特色和魅力，为他们展现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的差异。

## （二）典故

（5）“我只是一个凭着几篇东拼西凑的破论文混饭吃的大学教授，我是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

“I’m just a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muddles through by throwing together crappy papers. I’m someone who lives for today.”

（6）取材于李之仪的《卜算子》“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It was based on a song composed in busuanzi verse form by the Song Dynasty poet Li Zhiyi:

You live at one end of the Yangtze, and I the other.

I think of you each day, beloved, though we cannot meet.

We drink from the same river....

例五是《黑暗森林》主人公罗辑的自嘲。“今朝有酒今朝醉”出自唐代罗隐的《自遣》，完整的诗句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表达诗人乐观通达、与世无争的情怀。“今朝有酒今朝醉”是说今天有酒就喝个酩酊大醉，比喻人得过且过、只顾眼前及时行乐而不思明日愁苦。小说中罗辑讽刺自己只顾眼前利益而不在于未来如何。马

丁森注意到了“今”字，用“live for today”表示“活在当下”，比较中性，但他忽略了“得过且过”这层贬义，丢失了主人公罗辑的自嘲意味，略有遗憾。例六是《死神永生》中的一个片段，文中提到了一部荣获奥斯卡奖项的中国电影，该片取材于《卜算子》这首宋词，讲述了一对古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他们分隔于长江两头，想见却见不到，饱受相思之苦。刘慈欣只节选了诗歌的第一句，后文紧跟电影的主要内容。刘宇昆在这里增译了充足的背景知识，比如《卜算子》是词牌名、李之仪是宋代诗人，并且在原文只引用了第一句词的基础上扩充了第二句的译文，即“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以更好地衔接下文讲述的电影情节。

（7）你的书架上有一本书，叫《三个王国的故事》<sup>①</sup>……

①即《三国演义》。

“You have a book on your bookshelf called A Story of Three Kingdoms<sup>4</sup>.”

<sup>4</sup>Translator’s Note: A historical novel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 (c. 1330–1400),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describes the contest between three regional powers from the waning day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184) to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empire under the Jin Dynasty (280). It is known for its iconic characters, battle scenes, and political intrigue.

（8）程心清晰地记得公元世纪在 798 厂和上海现代艺术双年展中见到的那些变态怪异的东西，很难想象那时的艺术延伸到现在是什么样子。

Cheng Xin could clearly remember going to Factory 798<sup>4</sup> and the Shanghai Biennale to see strange pieces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it was hard for her to imagine how much art had evolved in the three centuries she was asleep.

<sup>4</sup>Translator’s Note: A famous artistic community in Beijing housed in abandoned military factory buildings. Artists began to congregate there in the 1990s.

例七出自《黑暗森林》中三体人和地球人的对话，由于三体人不了解地球文化，于是称《三国演义》为《三个王国的故事》，刘慈欣在原文中加入了脚注。马丁森在处理这个脚注时，增译了《三国演义》的简介，包括小说类型、作者、年份、和故事梗概，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例八是《死神永生》的节选，其中 798 厂在没有注释的情况下对

于大部分海外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于是刘宇昆通过增加译者注释的方式,简单介绍了798厂的历史背景,使读者了解程心记忆中“变态怪异”的东西。两位译者出于充分传达原作信息和提高读者接受性的双重目的,增译背景知识,让英语读者在通读作品的同时也接触中国历史。

典故包括古诗词和历史背景等,外国读者很容易产生理解上的问题,因此译者需要为他们进行知识科普和解说,乔尔·马丁森和刘宇昆均采用增加注释的方式处理典故。不同之处在于,乔尔·马丁森在意译的时候会将典故放入原文语境中,但有时出于理解有误,译文和汉语本义略有出入;而刘宇昆除了增加译者注释,同时他出于对译文流畅性的考虑,也会在译文中增译背景知识,这是马丁森很少使用的技巧。

### (三) 中国特色文化词汇

(9) 要说张援朝也是个老北京了,但在这一点上他不像北京人,这个城市里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能高瞻远瞩滔滔不绝地分析一通国家和世界形势。

Zhang Yuanchao may have been an old Beijinger, but he didn't seem like one. A taxi driver could hold forth with cogent analyses of domestic and world situations.

(10) 云天明的问题在于他无法入世也无法出世,他没有入世的能力也没有出世的资本,只能痛苦地悬在半空。

Fundamentally, Tianming was not suited to live in society, nor out of it. He lacked the ability to thrive in society, but also the resources to ignore it. All he could do was hang on to the edge, suffering.

例九出自《黑暗森林》,“老北京”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下来的专用词汇。胡鸿保和邢新欣指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之所以会形成某一种性格特征,都有因由、有来源,这与他们居住的这个地域、这个地域的历史有着特定的关系,即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胡鸿保、邢新欣,2012: 112)。茹菲和张维佳认为老北京人指的是三代以上都在北京居住的北京原住民(茹菲、张维佳,2013: 39)。马丁森在这里简单直译为“old Beijinger”不太妥当,虽然“old”一词可指“原先的、过去的”,但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不单指时间上的“老”,更是指一类在北京“扎根”较深且有着北京人特有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的人群。例十出自《死神永生》,其中“入世”和“出世”

皆为佛教用语,二者相对,“入世”指进入凡尘世界,“出世”指超脱人世。小说中云天明性格内向,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但又无法脱离社会独自生存。刘宇昆选择意译法,将词语放入语境中去解读原作想要表达的意思,再按照目的语读者习惯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模式进行转换。

(11) “我再有钱,在你眼里也就是个土财主而已,是不是?”“你以为你是什么?”杨晋文借着酒劲问。苗福全一拍桌子站起来:“杨晋文,老子还就看不上你这个酸劲儿。”

“No matter how rich I get, I'll just be a vulgar moneybags to you. Isn't that right?”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asked Yang Jinwen, fueled by the alcohol. Miao Fuquan slapped the table and stood up. “Yang Jinwen, I'm not going to stand for your bile.”

(12) 这似乎又是一个轮回,上一个时代那种闲适和惬意已经消失,忙碌的社会再次出现。

This seemed to be another swing of the pendulum: the leisure and comfort of the last age had disappeared, and it was once again a harried society.

(11)里的“土财主”指没见过世面的有钱人,带有贬低之意,马丁森翻译为“vulgar moneybags”,“vulgar”同样是贬义词,指人粗俗或庸俗,但笔者认为小说中的“土财主”具体指,苗福全虽然很有钱但却愚昧无知、目光短浅,而“vulgar”只传达了表面意思。(12)中的“轮回”是佛教用语,在中国常用来表示生命循环不已。刘宇昆采用对译法,将小说中社会从忙碌变闲适、再从闲适变忙碌的规律用英文中的“钟摆效应”代替,其与“轮回”的意思相近,均可表示反反复复。

翻译中国特色文化词汇需要了解词语背后的历史脉络,马丁森对少数词汇的理解较为浅显,像“老北京”和“土财主”等词语都有着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和独具特色的中国元素,马丁森在直译这类词语时只传达了表面含义;而刘宇昆则大量使用意译和对译的方法,既忠诚于原文,又尽量让英语读者没有阅读障碍。

### 三、译者文化身份与译介之关系探微

王倩指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文化意识的有无或者强弱都会影响文化信息的传播,其语言文化修养和跨文化传播意识必然会影响翻译活动的质量(王倩,2018: 268)。许多学者都曾以不同



的中国文学译作为例,探讨了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风格的影响。比如,许多在对比分析《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的英译时发现,最初译者以外籍人士为主,致使《三国演义》初期的英译版本都体现出译入的一边倒(许多,2017:41)。任东升在研究沙博理英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时,将沙博理的翻译模式归结为“三人一体”,即以“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解读作品,以“文化间”双重身份进行作品转换,以“英语读者”的身份进行译文把握,该模式对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和“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模式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任东升,2015:27)。周晓梅对比了路易·艾黎与宇文所安的杜诗英译后发现,艾黎更加认同中国文化,侧重用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宇文则兼具多重文化身份,倾向于忠实再现原诗中的场景(周晓梅,2019:80)。可见,译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就必定存在差异。

本研究中,《三体Ⅱ·黑暗森林》的译者是来自美国的乔尔·马丁森(Joel Martinsen)。他在高中时就对中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马里兰大学毕业后在吉林省生活了三年,然后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他曾担任 Danwei.org 网站的总编辑,负责对中国平面和网络媒体的内容进行英译。后来马丁森辞职,全身心投入到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中,有时也从事电影字幕的翻译工作。在《黑暗森林》之前,他翻译过刘慈欣的另一部作品《球状闪电》的节选,也翻译过张炜、韩寒的作品(Jia,2013:1),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国文学翻译经验。《三体Ⅲ·死神永生》的译者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兼翻译家刘宇昆。他出生于中国甘肃省的兰州市,童年时便随父母从兰州移民美国。首先他本身就是一位科幻作家,曾凭借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和《物哀》接连获得“雨果奖”,后来又作为译者,将刘慈欣的《三体》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推上了世界科幻的舞台(王亚文,2019:24)。从2011年开始,他持续译介中国科幻小说,为很多中国科幻作家走向世界搭桥铺路(吴赟、何敏,2019:98)。一方面,刘宇昆从小生活在美国,接受英语文化的熏陶,因此他拥有出色的英语能力,非常了解目标语读者;另一方面,他的根扎在中国,身上流淌着华人的血统,汉语功底扎实,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与情感,本人英文作品中就经常出现中国文化元素。

虽然刘宇昆和乔尔·马丁森都以英语为母语,

并且同样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较多的接触,但不同的是,刘宇昆作为华人离散译者,更加认同和了解中国文化,这表现在他的翻译中保留了大量中国文化原始的神韵,以异化的策略展现出中国文化的魅力。相比之下,马丁森虽然也尽力保留中国文化元素,但他主要站在英语文化的角度,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加上对部分知识的理解不当,导致有时没能传递出准确有效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对小说里中国文化的传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刘宇昆将成语“万箭穿心”直译为“like ten thousand arrows piercing her heart”,而马丁森在处理谚语故事“狗熊掰玉米”时,意译为“always looking out for the next thing”,虽然大意相同,但却丢失了中国文化的特色。由此可见,译者的文化背景、所选择的身份、站立的文化角度等都深深影响其译介过程及效果。

#### 四、结语

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忠实的译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译者需忠实于原著的人物特征、历史文化背景、内涵和写作风格,从而将作者写作之“意图”与原著呈现出的“神韵”完整地传递给海外读者,使他们能够充分体会原著的迷人之处(付筱娜,2018:176)。在这样一种严谨的译介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介的质量与价值。因此,要提高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译介效果,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译者文化身份及其对译介的影响,寻求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多种途径。其中,华人离散译者无疑是传播中国佳作的优秀“搭桥人”,我们应重视并鼓励他们参与到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中来,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感等多个层面提高他们的身份认同感。

#### 参考文献

- [1] Liu Ken. *Death's End* [M]. New York: Tor Books, 2016.
- [2] Martinsen Joel. *The Dark Forest* [M]. New York: Tor Books, 2015.
- [3] Jia Mei. Liu Cixin's Latest Book Proving a Hit [EB/OL]. (2018-11-04) [2021-5-30].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811/04/WS5bdea612a310eff3032866b4.html>.
- [4] 付筱娜. 携想象以超四海——《三体》的海

- 外传播之鉴[J]. 当代作家评论, 2018(1): 174-179.
- [5] 胡鸿保, 邢新欣. 读《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识略[J]. 北京社会科学, 2012(2): 110-112.
- [6] 李冰梅. 译者文化身份对《论语》300年英译史的书写[J]. 国际汉学, 2015(3): 111-119.
- [7] 吕敏宏. 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8] 刘慈欣. 三体Ⅱ·黑暗森林[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 [9] 刘慈欣. 三体Ⅲ·死神永生[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
- [10] 任东升. 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看沙博理翻译研究的价值[J]. 上海翻译, 2015(4): 25-28.
- [11] 茹菲, 张维佳. 北京常用方言词语的色彩评价与使用情况关系的调查研究[J]. 语文研究, 2013(3): 39-45.
- [12] 孙艺凤. 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J]. 中国翻译, 2006, 27(1): 3-10.
- [13] 王倩. 中国文化外译传播中的译者身份建构[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9): 266-270.
- [14] 王亚文. 中国本土文学译介传播能力的提升: 从走出去到走进来——以刘慈欣小说《三体》为例[J]. 中国出版, 2019(1): 25-28.
- [15] 汪金国, 王志远. “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J]. 世界民族, 2011(02): 55-60.
- [16] 吴赞, 何敏. 《三体》在美国的译介之旅: 语境、主体与策略[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 42(1): 96-104.
- [17] 许多. 译者身份、文本选择与传播路径——关于《三国演义》英译的思考[J]. 中国翻译, 2017, 38(5): 40-45.
- [18] 朱敬才. 流散研究的兴起及其基本动向[J]. 社会, 2012, 32(4): 194-213.
- [19] 周晓梅. 译者的声音与文化身份认同——路易·艾黎与宇文所安的杜诗英译对比[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6): 80-89.

## Effects of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 of *The Dark Forest* and *Death's End*

Wang Danni Wang Shirong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aspora,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Dark Forest* and *Death's End*, and compares the translation style of American translator Joel Martinsen and diasporic translator Ken Liu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on his or her translation. Martinsen takes Chinese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arget readers as the core, fully considering the thinking patterns and expression habits of English readers, but he occasionally misunderstands some phrases. Liu tends to transplant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culture and guid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 showing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ese. Heightening the sense of identity of the diasporic translators can better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s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Dark Forest* and *Death's End*; Translator's identity; Cultural diaspora;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